



淮封日記

儼山外集

卷之六

禮部

正德七年閏五月望戊子是日晴已

刻

禮部

殿設鹵簿百官具朝服傳

制遣官行冊封禮

克

淮府副使隔日偶感寒疾龜勉成禮隨

節冊由奉

天門東偏而出入東朝房更衣往禮部領

冊還至

朝房別去學子王繼祖亢錦葉相啜米飲小憩王太

常時陽來視疾遂送予迺跌坐與少語去又別孫秀

才崇先崇先常從予學是行也百凡經理與有力焉

闔戶偃臥過午由崇文門南出同館預設餞于八河

莊姚寧定之園亭至者易欽之崔子鍾景伯時同鄉

王時陽少坐卽往臥西齋病始小間諸君歡飲薄暮而別余凡三出都門矣壬戌春以落第戊辰冬以先孺人憂及是更以疾云是夕宿定之館定之舊官中書家有花木之勝多交名流自云善養生數具問余病不能盡答蓋非深喻也吐納而已廿六日巳丑晴晨啜米飲別定之辰時入通州城察院暫息午出東門由水路而南予尚未耐鞍馬也申初抵張家灣過座船正使武平伯陳熹來訪茶話而別作京中報書與欽之畧云坐驛舟下潞河行二十餘里鳴金伐鼓與棹歌互答兩岸蒹葭楊柳渺然極江湖之興此後

舟行日念欲斷棄文藝舊業甚有真趣復恐成懶惰耳其間更有用力處當尋求之聊以報足下病不多及薄暮方郎中學日升顧郎中可學與成過余舟二君皆同年復同有事與成携酒殺過舟予病斷葷啖蔬相對成主事周汝從自京至汝從予鄉榜同年以假還約同行云月下過與成舟四人露坐散余遂解維十七日庚寅晴辰發灣下申抵和合驛水澁及吳員外期英鍾潤舟鍾潤時克荆府副使往來坐談遂泊宿是夕余始啖鵝蜡十八日辛丑晴早涼發舟附廬陵劉子書午後大風作舟歇遂宿葉清店十九日壬寅晴早

發午抵河西務鈔關謝主事廷瑞來訪遂各拜舊館
人趙鉉來云自賊退後此中人心尚搖蕪也微風暮
宿南蔡村二十日癸巳微雨已過楊村驛暮宿天津
是夕復小恙二十一日甲午風雨臥疾午後過楊青
驛暮霽宿靜海縣二十二日乙未晴教諭王良佐字
良弼吾松之能古文者晚作校官又罹兵荒殊可念
也入舟力疾與坐聞前路有警乃以探馬先行午後
過流河驛暮宿清縣二十三日丙申晴早發已過興
濟乾寧驛申抵滄州聞賊在南皮遂宿二十四日丁
酉晴熱早發院吏陳環送至此遣還附徐子容諸君

書申過新橋驛暮宿夏口二十五日戊戌晴熱辰過
東光縣午過單橋縣驛遞河中結浮橋云甯都堂兵
過午後風雨小作旋收抵安陵宿晚雨二十六日己
亥雨辰過良店驛余去歲北上時五月二十五日適
過此家人慶病歿驛丞姚夔甚恭謹託渠寄骨今取
去而夔復來迎余因問馬公中錫撫賊事答之甚詳
云初馬公挾德州甯知州河關指揮廉往劉六劉七
等四十餘人皆跪於驛前迎之稱曰劉晨劉寵等接
老爺入驛堂悉拜於庭復扣頭曰老爺活我馬公諭
之曰爾等改過爲好人我與爾奏知 朝廷皆應聲

曰我等二千餘人願布附近衛所與 朝廷殺賊公
令一二人爲首者與甯知州關指揮定議二人聊溫
辭慰之賊議欲克兗州護衛甯答曰旣然地方俱是
朝廷地方軍亦是朝廷軍東西南北想有處置乃命
飯於庭樹下適有兩驛馬至劉七者以目瞬之衆聞
然而出相視莫測須臾劉七復來曰適見探馬疑有
伏兵各出視無之故來馬公亦慰之云我豈失信於
爾輩劉七等曰老爺允了朝廷允了只是某人要殺
我等馬公云此不由我奈何奈何於是衆賊變色喧
譁無復聽撫之意甯知州關指揮等始悔之各退回

首而烟燄亘天矣馬公卒坐此得罪夔云衆賊唯劉
七狡黠後再至驛携三婦人一宿而去晚晴抵德州
河下始及盛檢討希道船胡郎中濂宗周來謁與希
道同坐宗周去予辭以病不能答禮希道小酌舟中
甯知州河字伯東予同年也謝病在州聞予至亟出
遂畱同坐與談兵興以來事指城而曰此中曾供餉
百萬官軍所言馬公事畧同及暮而散是夕予作腹
痢二十七日庚子晴熱希道過船爲予處方服之午
後過故城暮宿鄭家口二十八日辛丑晴熱已過甲
馬營驛遞申抵武城河中結二浮橋度許游擊泰軍

而西秦來訪畱坐問勦賊事秦唯引罪自歸歷敘皮子崖邳州長垣大小戰陣出示膝上箭痕盛陳不敢逗畱觀望秦被總制所叅故也秦將家子嘗舉武舉第一都人以狀元呼之事親孝於諸將中最有名觀其人材稍涉文義辭氣慷慨云暮宿渡口驛二十九日壬寅晴腹疾稍間辰過夏津遇蕭縣丞滋部運而上得家書午後抵臨清聞管閘裴主事繼芳紀功柴給事奇德美吳御史堂子升來訪暮宿觀音嘴六月一日癸卯晴鈔關會主事璵來訪陸兵侍完全卿來訪兵備副使趙繼爵世忠至遂往答拜畱飲兵侍公

館與論諸將以馮禎爲首次卻永次劉暉至秦許以大將之才而責其見賊畏懦及談寧夏前事午後發舟風雨作遂泊南馬頭二日甲辰陰已過魏家灣雨暮宿東昌三日乙巳陰吳太守大有入舟

金陵人也微雨

遇劉都憲愷承華提軍護運過舟坐談而別暮宿安平鎮四日丙午陰微雨午後過安山驛雨甚小畱守備都司王祥入舟與坐祥保定人喜談兵識劉暉頗能道暉爲偏裨時事祥云暉女真人也暮宿靳家口初五日丁未微陰午後過分水關暮宿安居初六日戊申晴熱早抵濟寧管閘東主事郊希宋兵備王僉

事棟隆吉來訪棟戊辰進士知開州以軍功陞有才
名知州張寧入舟寧大同人善射學乾象畱與語道
賊攻圍時以死自誓指衛官而罵之曰爾看吾面皆
忠皮故矢石難及其言可壯云都司宗敏志學入舟
梁叅將璽廷信來訪俱不及答是日聞賊掠瓜州解
維暮宿魯橋入遞運所作浴初七日巳酉微陰午晴
熱申過沙河驛與希道入驛小坐暮宿廟道口初八
日庚戌微陰辰過沛縣阻風同希道避暑于東嶽祠
王守約秀才來陪共飯祠下申解維遇同年張御史
承仁元德巡按浙江還各泊舟相敘遂登教場閱武

與元德較射元德贈弓遂畱酌訪以浙中人材問章
楓山先生起居夜發泊宿江漲中初九日辛亥晴熱
辰過夾溝驛午後抵徐州管洪戴主事德孺子良偕
管糧張主事孟中來訪總兵官鎮遠侯顧仕隆來訪
晚子良再至舟中蓋同年也小酌而別暮宿漕廳前
初十日壬子晴熱入城答拜畱酌段吳德光寓所還
赴子良與謝都諫訥尚敏希道三人共酌洪上廳余
登廳後層樓觀江山信所謂如玦而闕其西十二徐
故都會也子良構樓本以防寇因問名於予予未有
以答迺題其廳曰濟川遂發徐州洪午後過呂梁焚

劫之禍無過此地煨燼極目令人憮然管洪李主事
揖來訪遂發夜過新安遇沈仁甫憲副赴陝欲取道
潘溝廼告以大水不可去之故遂同返棹將沂淮而
上矣五更抵邳州十一日癸丑晴熱知州周尚化入
舟與語尚化有聲治州者舟至池頭灣阻風與希道
仁甫共飲淺鋪暮解維抵沙方淺風復作泊宿十二
日甲寅陰晦微雨大風臥將起而予舟蕩風而南舟
人爲之失措是日泊南岸爲希道作玉華十六詠出
都以來始作詩云遂宿十三日乙卯陰晦遡風抵直
河驛候希道仁甫兩舟至入驛俟風飲驛中暮解維

夜過宿遷驛遞十四日丙辰陰風少息早過古城驛
辰過桃源驛遞申渡淮泊清江浦與仁甫酌別宿十
五日丁巳霧晴抽分主事畢濟時來訪故僚濟川汝
舟弟也別仁甫途中遇同年胥主事文相士衡時管
鈔關畱酌公館希道至同坐午後抵淮安理刑顧主
事棠良愛來訪同年也入城訪葉亞卿贊良愛畱酌
而別巡鹽御史朱冠來訪馬推官圖入舟同年馬太
守卿尊翁也畱坐談劉祥太守爲賊所虜事入驛作
浴月下解維十六日戊午晴早過寶應鄉同年范韶
時美入舟過湖而別午過界首驛遞晚過高郵十七

日巳未晴辰抵揚州入城訪同年高滂穎之給事王
偉世英主事留酌穎之遂訪徐進士縉俞吉士敦還
訪張都憲俊朝用問江上賊事云巳越金陵而上數
語而別晚解維宿瓜洲十八日巳未晴早車壩辰渡
江抵京口驛武昌太守張愷並舟來訪答禮午後入
城訪原御史公載楊御史鳳文明入楊承家宅小坐
出南門原楊二御史來訪晚候驛關不至月下發舟
十九日庚申早抵雲陽驛再候京口關文不至遂倒
案叅官別起關文而行晚過呂城驛二十日辛酉晴
早抵常州毗陵驛遇山東叅政張津廣漢來訪李大

守嵩唯嶽偕推官粟登來訪往答禮酌廣漢舟中遂
赴唯嶽招飲驛中而別夜過無錫縣二十一日壬戌
晴辰刻過許墅鈔關主事鄭善夫繼之同年中之最
少者好學績文留酌鈔廳遇同年丁儀文範持服南
歸與希道倡和數詩贈繼之而別繼之復拏官舟送
余未申驟雨至楓橋同訪毛少叅瑄貞夫別繼之貞
夫坐余舟送至閶門別去遂宿閶門二十二日巳巳
早晴貞夫再至舟中與希道論金丹之事楚儀賓王
壽來訪移舟至驛前巳入城謁王公守谿少傅公留
酌園中貞夫陪談出俞都憲諫良佐來訪與坐驛中

論太乙數主客大將當以先動者為主淘金歌云遂
入城答訪劉太守悅以貞訪沈良德官諭是夕宿竹
堂寺崑令方豪思道坐事病臥寺中因訪之不及出
城二十三日晴往訪朱侍讀懋立至吳學士南夫家
訪楊君謙於南濠小渡入舟杜子開啓君謙來訪遂
解維宿婁門

淮封日記

儼山外集卷八

南遷日記

儼山外集卷九

嘉靖己丑三月廿九日甲子予曉自曹氏南園行送
者表弟顧世安唐甥盞黃甥標予卽門與之別午抵
潞河是日晴爽不甚疲憊入長船中小憇少頃兒女
輩畢集從行者姚文學時望浦生澤別買一船同行
未刻張編修袞字楠之以三扇至于爲寫舊作答以
小柬云坐蓬窻命兒子誦舊作寫三扇頭又一境界
也遂作書與新祭酒魏莊渠先生字子才予同年也
蓋論監中錢穀事併領俸隸應得之物以佐路費又
書與林司業介立先生字懋易促渠報公事文憑也

又書與馮博士冠曰查盤諸君近俱遷惟正伯在耳
可速作報鄧典簿老儒恐未易辦此蓋危疑去國之
人不得不過爲之慮 聖明在上必有能知之者附
回先師傳文毅公文集二冊還其子中舍棨陳太僕
雲章所著書五冊還之是夜宿大通橋東三十日乙
丑晨起爲許刑侍寫二軸是早朝詩亦舊作也許名
讚字廷美號松臯學士廷綸先生之弟託諸子興主
事還之與嚴宗伯介谿先生書致謝憫恤保全之意
答詹事顧未齋先生書曰此行愚戆不意 君臣朋
友之間一旦瓦解若此此罪何止誅殛未齋蓋有所

報也又曰昨揲得遯意象可知今當過家告墓處置
家事而後行就祿一兩年爲買田武夷九曲間作終
老計緣故鄉薄惡戈戟森然一子幼弱斷不可居縱
復 聖明賜環有日料理氣血衰憊不堪鞭策徒自
苦耳故生還首丘亦復割遣矣此意非老兄不可告
亦不敢告也亮之亮之午飯後答劉南坦書名麟字
元瑞有賈書吳記之惠吳記者新刻康齋日記也曰
命之矣晚微雨滴滴蓬窻有聲再宿舊泊孟夏朔日
丙寅命童檢博古圖閱之以其字大便病目也時望
云昨從書肆見山西新刻極佳爲之欣莞此書是蔡

京王黼制作但文字頗尚義理以見宋之極盛而宣
政君臣留意文玩若此則南渡之禍重可歎也第一
卷商持刀父已鼎所論子職極有精義父癸兕戈鼎
乃或未然蓋古之祭祀內事用柔外事用剛師田外
祭謂之外事將兕田而戈師耶第二卷文王尊彝云
云想見紹述諸人雖於一器之微必欲取快况天下
事快心所極爲之掩卷周雖公緘鼎銘十有四月者
古器多有是文疑三者卽古二字模刻時或重加筆
後或從省古籀文增損不一多可考見至秦李斯漸
歸一定霸疑古魄字或聲相近或通用月旣死霸紀

日月也十有四紀年也未知是否繼鼎繼女疑是一
字變蓋人名云午後世安自城中至得太宰方公惠
書南京少宰李先生蒲汀時在告以三詩爲贈是行
得詩自先生始先生字夢弼乙丑禮闈座主也頃之
標甥移家至與世安時望標小酌舟中再宿舊泊二
日丁卯曉大風送世安復入城辰刻遂解維標以馬
端肅公三記來一讀之三記者其一征討石城其一
撫安東夷其一興復哈密公諱文升字負圖河南鈞
州人予初舉進士公以少師兼太子太師位冢宰時
年八十眉宇清朗聲吐如鐘明年致仕而時事一變

矣寔本 朝名臣云博古圖十卷樂司徒卣樂非必
姓氏蓋司徒掌樂猶云宗伯爲禮爾十六卷周姜敦
叙稱岐陽十鼓雖存而文字剝闕石不足恃而君子
有貴於銅焉取其不爲燥濕寒暑所變也意亦悲矣
殊不知金石同歸於盡而淪落潛秘不少槩見於時
徃徃因文字以追考千古金石之珍麗如是書者銅
又安足恃耶然秦銘魏刻非無工也而過者愆焉蓋
世果有足恃者而不在於文字形器之末也於是重
爲之悲歎十九卷鬲鏡說謂鼎有義而鬲無義恐未
然夫鬲之言隔也易曰水火不相射惟有物以隔之

乃相爲用今以金隔火而制水則飪事濟而氣味和
故謂之鬲夜宿李釋兒寺北里許以水澁故也三日
戊辰晴移舟甚艱廿三卷周輔乳鐘李照謂鐘之有
乳以節餘聲夫乳取於養也鼎乳以養口鐘乳以養
耳皆養也廿六卷魯饑而臧文仲以玉磬告糴於齊
恐只是泗濱浮磬非誠玉也孟子金聲而玉振之蓋
亦以石爲玉云按是書三十卷號稱博雅禮樂文物
之器賴是以觀三代之盛王而王荆文公字說頗亦
緒見於此紹述之際王學盛行至與周孔並大抵有
見於義理之故而無究於神化之方其失也流而爲

穿鑿爲附會用以禍天下而有餘如是書所載自相
矛盾者亦多矣聊記於此以備參考薄暮風沙遂息
是夜宿和合驛四日巳巳晴曉發世安自家中致十
七史舊本至偶發一簾得晉書讀宣紀仲達能知孟
德於始事而竟爲之用孟德能知仲達之終圖而卒
遺之資英雄之可笑者如此文紀庚寅奏書傳所無
自古興亡何限而是非之心不待有所愛惡而自在
報復之理亦何必因親疎而始有哉此帝王之所慎
也申刻抵葉清店世安自城中遣出報程齋盛希道
先生復自講筵改秩遂附薛助教僑書曰學庸原望

還之方太宰夜大風怒號波浪喧湃遂泊店北吹燈
跌坐恐恐至三更餘乃假寐五日庚午早解維舊隸
陳資自城中致介谿未齋莊渠介立弁馮正伯報書
見報始知程齋爲科中所劾程齋名端明壬戌庶吉
士後予授檢討博學有識量與予出處進退極相類
念之慨然監中所報公文亦到而俸隸亦巳領南歸
有濟矣頃間風復作泊元紀宋典以策鞭帝馬而笑
與隸也不力事甚相類典豈祖此遂宿店之南六日
辛未小滿晴曉發辰刻抵河西務令人納鈔而後行
主事張君名承祚廉知予舟卽爲放關且投以刺乃

遣謝辭遣二吏一隸還報介立書泊關南遂宿七日
壬申晴泊昏暮二僕自京至少師遂翁先生題畫爲
贈有曰卒然之別黯然之情少傳張羅峯先生寄會
錄贐以文幣遂宿八日癸酉晴早發答遂翁書致謝
遣送隸還與莊渠小東未過楊村夜宿桃花市新
遠水始推篷一望九日甲戌晴早發辰泊丁字沽備
舟楫之具風復作李密傳昔舜禹臯陶相與語故得
簡大雅誥與凡人言宜碎君子之應世如此令伯固
通才也晚宿天津月有暈十日乙亥微雲顧募畢揚
帆而南晉書隱逸傳可無作孫登忍死隱潛憤生何

逸之有是日讀東漢書范曄論光武歷稱符命不及
其他此亦可見當時所崇尚如此雷雨旋霽風便舟
行夜深抵靜海宿十一日丙子早發乘風行未時過
青縣山西諸水皆自此合流其上接滹沱河一名青
口云郭皇后紀盛稱其宗黨恩澤蓋有深意夜宿興
濟縣十二日丁丑晴早發更始傳論周漢之始事亦
是符命之說劉盆子傳記呂母者可謂女俠立盆子
事最可笑探札得之將午過滄州隗囂傳方望亦是
西州豪傑惜不知其所終范史宜爲立傳晚得風舟
行甚駛予起露坐月到天心風來水面又是一境界

也夜宿戚家堰十三日戊寅晴早發辰刻抵新橋驛俗名泊頭舟停乃有僕馬喧攘云是本處巡檢詰予舟勢甚張令人告實巡檢乃上馬去若使昏夜遭之家累輩爲之一恐巡檢廉得山西人郭俊儻不爲需索乃能如此亦幹吏也竇融有文武才而知畧亦自拔出傳稱其卑恭已甚意必矜慎之士及覽其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教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又何其長者也予今年五十三而兒楫適十五讀之惕然因指以示楫已發數里同年馮憲副子際名時雍時致仕居墓所以便服攜酒禮

至謝之再四不獲遂延入舟中茶話是日予始以野服送客登岸去京蓋五百餘里矣馬援傳論援謂觀物之知有餘而反身之明不足意太刻矣向晚散步柳陰中里餘過標船露坐小酌行舟與時望輩論十七史世代抵東光縣宿十四日己卯阻風泊王丹孤介質直而理西漢末乃有此人王良就徵過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惜史失其姓名恐亦是子陵等輩人杜林雖有功業宜傳儒林桓譚典雅可愛但其持論或不經如勸傳晏策尤疎謬夫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

不能勝正人此固未易以一言盡也至謂士以才智
要君如以媚道求主則邪罪大矣郅惲所上王莽書
大是危言莽固無道竟不能殺當時符讖單人籠密
若此以光武之聖猶不能脫然姦人借一說以誤人
主如天書之類可畏哉午發宿吳橋縣地名連窩月
明十五日庚辰早發展刻阻風野泊鄧融不識廉范
事亦奇范節槩高史譏其倚竇憲士之孤貞爲難舟
中頗暄起坐柳陰納涼風少息未發夜泊安陵翫月
高五丈許忽見白氣自金星傍直射及月如匹練少
頃方散是日月宿於心金躔在星此氣自去歲立春

之夕變見不常司天者以爲長庚吐氣今或似之按
天文書自有長庚星如匹帛著天十六日辛巳早發
有風滯行張純傳筆力分曉可讀劉般傳束脩至行
束脩二字亦訓謹束脩潔申末泊良店驛地名桑園
遂宿觀月出自陰雲中煜煜吾鄉每以此夜月卜歲
凡陰翳則雨澤勻而有年爲之欣然顧陰晴氣候千
里自別不知吾鄉所見何如少焉朗霽風止第五倫
氏出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稱然他數未之前
聞何也是夜警危坐舟中備嚴五更初聞雨乃就寢
十七日壬午早發雨甚泊舟中霑灑殆遍枯蓬驟雨

無復措手家人輩爲之遷次予亦移臥僅免圖書而已旋霽風順行舟袁安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所不忍爲故未嘗以贓罪鞠人史稱其爲陰德覃及後昆或恐未然夫賊吏不除雖堯舜無以致治故爲之地則善人常少而不善人常多將安底極哉陳寵傳有十二月文猶云三陽之月非數也不稱正亦無稱於十三云爾寵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唯在公家而已安得此義復明於天下也巡河楊郎中麗予舊識也告以道棘故卽命守備都司張某護送

張辭甚倨時推官李壽烜署州事知之卽遣四騎來予甚德之夫盜賊縱橫在城郭之外而守備者忽焉爲之坐歎申刻卽泊宿德州城南十八日癸未早發晴漢安帝詔樂成王萇曰有覲其面放逸其心此言見王澤若後世便以爲小罪也梁節王暢上疏質而切甚有筆力當時王國亦自有人兩漢人文章匪但顯顯者永寧元年諫議大夫陳禪諫安帝觀西南夷樂當時離席大言非養素者不能尚書陳忠劾奏以爲廷訕朝政帝雖勿收猶左轉障尉詔敢不之官上妻子從者名卓立之難自古如此禪旣行而朝廷多

訟之國是猶在也忠豈探上意而爲佞與國事可知也夫國是無救於國事東漢之末是已夜宿第十屯未至下方遷數里四騎者環舟而守夜分予猶起船面與時望輩小坐十九日甲申早發卯大風泊蔡邕傳第五事所論豈亦時文之弊哉邕欲效法司馬遷而竟因遷故以殺身文藝果足恃耶夜宿鄭家口四鼓乃寢廿日乙酉早發有風滯行荀文若死不可曉孟德以子房待文若意已可知至文若爲孟德策無一而非高祖之事何愛於九錫哉當時史官盡失其情遣還四騎至甲馬營宿仍夜深乃寢二十一日丙

戌芒種晴早發劉景升傳韓嵩舉措不似荆楚人景升妻蔡能知嵩之賢可謂難矣而愛琮毀琦卒成禍階哲婦傾城信哉連日考閱黨錮諸賢具見東漢宦官之禍其起始於立幼耳夫立幼勢不得不重母后重母后勢不得不任宦官宦官之始亦必有一二人忠勤者以基其勢勢成而利害判矣由中以制外倚親以謀疎雖有忠賢亦難措手當是時竇武何進爲第一策袁紹董卓爲第二策曹操爲第三策三策用而漢祚移矣范史每寓意於興廢之有數而陰歎夫轉移者之無工蓋其勢然也故宦官之惡足以禍漢

而志不在於傾漢群雄之力足以扶漢而意已忘於
興漢亦其勢然也故天下之受禍則同而二釁之操
術各異大抵揀之在始昏黑猶進舟夜宿油坊聞隔
船警史而夜警稍解矣廿二日丁亥晴早發已抵臨
清得家信見世安家南來人閱者帝紀惟光武屢見
英風偉氣千載如新文苑傳都無意義如邊韶只寫
却師生相嘲一段酈炎真謬士也主事譚君名潛以
刺來遣人挽予舟頂北牖泊譚君與二主事阮君朝
東李君義壯同見訪予辭以疾修刺答之獨行傳張
武吳郡由拳人也按由拳縣廢基今在華亭泖中則

武當是松產宿牖下病齒痛甚不寐廿三日戊子微
陰待牖泊因憶去歲北上亦以四月是日抵清源人
生去住真有數也李克傳有言大丈夫居世貴行其
意何能遠爲子孫計哉予他日身後儻得附之獨行
足矣戴就傳敘考掠慘酷見漢法之嚴若此鍬斧字
疑有誤或是鐵斧當時止因太守贓罪勢已若此想
見黨錮之禍尤烈譚主政再至楊正郎至皆辭以疾
手東謝楊護騎天黃雨沙晚霽宿舊泊夜齒痛廿四
日巳丑晴泊東夷傳沃沮耆老言嘗於海中得一布
衣其形如中人衣而兩袖長三丈此長臂國之始槃

瓠氏始末與鹽神女夜郎竹九隆皆恠誕豈因玄鳥
巨人之事以神其先將天地之初氣化有不測者耶
每欲著論以闢之夜仍舊宿齒病少甦廿五日庚寅
晴泊遣人納鈔免之西羌傳虞詡教任尚追尾掩截
釋者尾猶尋也恐只是截其尾今邊將悉用此以敵
虜亦古法也西羌論反復委曲三致意焉近日甘肅
兵議恐亦不能出此王嬙出嫁范史描寫殆盡何緣
得有毛延壽圖畫事東漢四夷東夷巧詐西北勁悍
固水土之所囿夫水屬知多明其弊譎蕩土屬信多
決其弊狠忍天地所不能違者乎未時王戶侍載卿

先生舟至遣人投刺予報之各辭以疾載卿名軌揚
州人以致仕南還與聯宿牖下廿六日辛卯晴辰刻
過牖後二舟不能及遂泊是日讀史記修次周紀宿
牖裏廿七日壬辰晴泊得汪天啓書天啓名玄錫予
鄉試同年也官太僕卿致仕得友鄭廉宜簡書錦衣
百戶黃鍊字良器爲予刻戊航雜紀寄至良器能詩
辭皆徽產也未過中閘遂宿待後舟廿八日癸巳晴
泊是日始題一絕句於扇寄譚主政答閻給事東名
閔字尚友晚後舟始及聯宿廿九日甲午早發晴始
過臨清馬頭水澁滯行修吳世家野宿三里灣南五

月朔日乙未早微雨陰緩行夜宿魏家灣二日丙申
雲陰緩行水澁遂泊野宿警夜三日丁酉晴仍泊待
水牽挽過一牖午後家人自南來得家信野宿夜大
風四日戊戌晴泊水漸涸風野宿是夜甚警無寐蓋
饑民屢來窺伺將來甚可慮也奈何奈何五日己亥
晴泊小酌于舟中感節序也午後家人知予南遷弟
輩令兩人迎至得四月十五日家信大風晦冥頃之
雷電仍野宿夜嚴五更雨六日庚子晴辰得水遂發
舟數里過一牖仍泊方僕自京追及得莊渠書遂翁
寄至新武舉錄知世安試字不諧夜宿牖南見月七

日辛丑夏至晴待水仍泊午後大理卿陳宗獻先生
得告南還至投刺予報以刺各辭以疾宗獻名璋予
同年也夜宿舊泊而警稍解矣八日壬寅泊大風宿
九日癸卯晴發舟觀漲蓋阻滯之情爲之一慰道遇
富主事子敬起復北上兩舟快馳不及通問爲致吳
子儀同年書酒以酒還贈之而去午過東昌王太守
汝陳修訪予以疾辭王名臬金壇人舊識也予入別
舟前行道中見一長船泊西岸數人坐舟面北望云
是祭酒船皆有垂涎奮袂之意予見之始知果有尾
予舟者命家人輩嚴備月下打七級牖宿牖南三更

後後船有聲予親執弧矢以待至五更乃靜疊予行
北河垂三十年所見盜賊不等未有駕舟聚衆不顧
形跡如此者自德州來兩岸人家藉藉頗知之時亦
有爲之虛張其勢者竟無詰問追捕之人何也其人
每夜皆來拋磚或爬行作狗至水濱伺便舟中呵護
發聲卽急走去蓋一時饑民之忘命第不可長也奈
何奈何十日甲辰晴發舟月下抵安平鎮宿是夜復
見白氣射月十一日乙巳晴早過浮橋船戶入報而
後行修正郎應龍遣人護行畱舟欲相見予辭遂解
維而南須臾聞三賊舟皆就擒其指示蓋出於佟云

與兒女輩舉酒相慶世路竟何如耶夜宿安山牖見
白氣環月如暈實非暈也十二日丙午晴早發是日
始安行午後逢葛行人子芳各投刺乘月行抵南旺
北牖宿十三日丁未晴舟多次行運船積水泊牖南
以俟後舟午後鄭通府伯棟國子助教之任吾松以
舊屬來候入舟敘談晚樊僉憲準改任雲南見訪爲
予談宣府滴水崖之獄予以罪譴不敢問時事唯唯
樊甚慷慨有意氣予舊知也白氣環月與前夜同是
夜家累始同舟月下行至分水祠宿十四日戊申晴
移舟是日始順流矣自發潞河凡四十有二日南行

濡遲惟此爲甚晚抵濟寧馬頭宿子女一舟尚越在
分水閘外望之甚懸情十五日巳酉晴泊驛前李主
政邦直來訪潘亞卿竹澗先生名希曾字仲魯來訪
畱坐舟中時以禱雨致齋攜蔬具對飯清言盡日而
後去晚後舟始至宿雨作十六日庚戌大雨午後雨
稍收移舟宿趙村閘十七日辛亥晴發李主政遣人
護行晚團月出高柳碧天如洗東岸遙山隱隱列翠
西望平疇麥黃初刈若淡金在鎔極目浮躍微風新
漲聯舟而下間以鼓吹亦平生翫月最佳處也宿魯
橋驛十八日壬子晴早發午過谷亭轉八里灣青山

如畫張帆下水快事快事至沙河驛遣還護騎待月
船頭行二十里抵沛縣甫泊而大風陡作驚喜俱極
宿十九日癸丑晴發外河順流東下江風滯行同年
吳憲副德翼遣人迎至金溝德翼名昂時兵備徐州
午後風雨雷電交作修柁野宿夜大雨廿日甲寅移
舟過夾溝驛風雲冥冥巳開發午後抵徐州于主政
思睿來訪舟中談敘吳憲副來訪晚再至攜具舟中
夜燕爲予易一鎮江舟南去命子壻謝之廿一日乙
卯雲陰微雨放洪德翼復攜酒送四十里外古所謂
知己之交予再四引辭遂悵望而別巳刻放呂梁洪

盧主政紳來訪茶話久之遂發觀翔蝗蔽天下抵邳
州待月行晚過宿遷廿二日丙辰行清河甚駛薄暮
乘微雨渡淮甚安宿新莊閘廿三日丁巳小暑陰雨
發午抵淮陰總帥楊希仁名宏舊識也入舟談敘頃
之鄉人李主事尚綱名日章至葛太守木字仁甫至
茶話而別遂發宿山陽平河橋廿四日戊午早發曉
過寶應微陰太僕方寺丞宜來訪遣弔范貞外時美
韶鄉同年也聞人知縣詮過舟移舟時美率子姪求
銘其父墓予諾焉夜宿界首驛廿五日巳未早大雨
頃止發舟午過高郵黃正郎兆見名行可來訪黃知

州士和過舟遂解維晚晴北望夕陽遠水頗有奇趣
暝泊烈女祠前與時望標步入祠下相傳此地多蚊
有女子夜行不肯傍人爲蚊所噬露筋以死土人祀
之廿六日庚申陰微雨早發午至維揚待關陶太守
時莊來訪名儼嘉興人舊知也劉知縣良卿入舟倪
主政緝來訪遂解維御史朱君廷立令人畱舟相見
予峻辭之夜行抵瓜洲宿廿七日辛酉早大雨頃止
泊宿壩下廿八日壬戌陰雨未定待渡申刻濟江雲
物山水皆佳舟行金焦之間真畫圖也晚入京口聞
與姜幼章正郎聯宿姜名綱金華人南歸廿九日癸

亥晴泊京口驛前眠桅劉太守名可來訪與之借舟
楊尚寶承家名紹芳邃翁子也入舟中少敘徐二守
萬璧至予國子門生也過幼章舟遂解維夜抵丹陽
宿六月朔甲子晴早發有風甚涼不類伏暑二家人
來迎至午後過常州太守張君大輪來訪坐談江上
之寇甚有區畫別去遂解維夜宿橫林二日乙丑晴
早發辰過無錫知縣鄧士魯名繼曾來訪士魯前吏
科都給事中謫官於此舊知也酉過濬墅鈔關康主
事河來訪河康修撰德涵從弟爲問起居夜抵閶門
宿三日丙寅陰傳主事夢弼來訪以監兌至王郎中

玄成大化來訪以監窰至巡按御史魏君伯深有本
來訪小坐遂解維韓希仁攜三子蓋臣鼎臣俞臣來
迎敘見移舟過婁門以待後舟文學王槐攜畫至舟
中閱數軸別遂宿瞿甥舟至四日丁卯晴發午過崑
山典史出候夜抵太倉宿西門五日戊辰晴曉過南
門舟行南岸州官陳璜放舟來候時周君延以給事
中言事謫判於此入舟談敘別去發舟午後過嘉定
陳知縣亶入舟談敘同年陳大理宗獻弟也隨路有
親故迎迓者續續不勝出矣夜過南翔石橋礙舟甚
費推挽夜宿江橋六日己巳晴由吳淞江行弟輩并

數親知從外江逆余不可追者午後抵家連日親友
相慰藉滿堂越三日辛未始得東渡過家祠并謁諸
墓矣是行也自發舟凡六十有二日

南遷日記終

儼山外集卷九

知命錄

儼山外集卷十

嘉靖十四年二月廿一日入關曉出揚州西門過胡
安定祠入謁乃舊司徒廟改作其東別作司徒廟
未成觀所謂蜀岡者蓋地脉自西北來一起一伏
皆成岡陵志謂之廣陵天長亦名廣陵以與蜀通
故云

廿二日宿張公鋪是夜風雨大作抵曉未息起坐支
折足鑄煨生柴當土爨晨光煜然甚有野意因念
得居田間挾一二村童當此境界讀書以自適願
亦足矣而奔波就老爲之慨然

盱眙縣今在山椒背淮面野不甚險塞臧質守盱眙
抗魏太武古今之奇功也其戰爭處不復可見或
謂臧質傳宋文帝所為殆非實錄

蜈蚣畏雞雞死而蜈蚣穴之此有情無情報應之必
然者予觀五行生尅之數亦有然者今夫天一生
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復生水其次
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復生火推之皆
然水克火火生土土復克水火克金金生水水復
克火餘亦復然但生數疎而克數密豈猶報恩者
常難而報怨者常易耶人烏可以報恩之難而忽

生生之德可不以報怨之易而勇於釋怨耶

未至洛陽東十五里小村店道傍椿樹成列內兩株
相去一丈五尺餘土剝露其下西根一條大可拱
把纖直如椽長過東根連綴如一甚奇木固有連
理今復見連根云

張文潛舉板蕩詩篇名其義不同非也板蕩之詩同
一亂世也若單舉一字為義如堯稱蕩蕩云則板
豈可訓亂也

都太僕玄敬嘗為予言姚少師廣孝還吳中數事內
一事云少師嘗與嘉定王太史彞同學太史有姊

每晨爲少師總髻撫之有恩故少師事之如母少師既貴還欲拜之姊不肯出甚堅家人慫恿之曰少師貴人也且執禮恭豈宜終拒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少師望見之卽下拜至第三拜姊遂抽身入戶云我不要爾拜許多那見做和尚不了底是甚麼好人少師恬然受之狄梁公有盧姨在午橋南別墅梁公事之甚謹偶雪中往候之適姨子携雉兔自外入意甚輕簡梁公啓姨曰某今爲相表弟何樂願悉力成之姨曰止一子爾不欲令事女主公大慙此二媼頗相類可謂英烈矣

予登華山蓋至青柯坪焉自此以上則攀緣鐵索矣小憩希夷峽供菜飯啓觀希夷蛻骨作黯淡黃色入手堅實而骨節頗長大惟顱骨頂有二竅爲異世云作粉紅色與異香咸無之時敘州守趙儒字廷文在傍拈胷骨一板云亦漸輕矣蓋亦經歷五百餘年信異人也崔銑子鍾嘗謂余云劉晦菴少師爲庶子時奉命祭告以六月登絕頂顧其下白霧漲如大海時見霧中作烟突狀高低不一而仰視赤日當天同行亦有兩司官下山始知大雷霹靂驟雨如注向所見煙突卽雷也而不聞聲古云

山頭只作小兒啼豈謂此耶凡聲自上下者也
初夏望後行役既倦趁夕陽登驪山之麓北望灞澹
合流如練東望則秦始皇之葬在焉隱隱若山當
時可想矣道傍海榴作花繁英簇絳擁輿東下浴
溫泉甚適起觀古石刻而還

少師晦菴劉公健字希賢洛陽人也今贈太師謚文
靖葬北邙之麓予往拜焉觀賈南塢閣老所撰墓
碑頗不稱公相業還過其家問其孫承學中書遺
事說公不甚言九十四歲終時亦無疾西過武功
會康修撰德涵道此共惋惜之相約各書所聞見

以禪家傳之闕德涵云往歲奔喪西歸見公於洛
陽里第畱入臥內微揭幃帳示之雙瞳炯然童顏
黑髮自幃中語云往歲陳瀾編修借來俞琰叅同
是汝批抹的却是我幾被此書誤了既而相對則
一老翁也大聲云我眼目已昏悶見人休胡說
丁寧再三德涵以爲仙去入斂時甚輕惟夫人知
之故速舉入柩人不甚傳云

咸陽西三十里馬嵬鎮在焉又西四五里卽馬嵬坡
楊妃葬處夷然一壠當路傍問之土人云楊妃粉
窆土四尺餘可得如疆砂石研之可傳想亦一時

傳會之談直南百步有敗屋一區卽劉瑾所生之宅劉本姓笄云

漢中形勢絕佳渭南諸山深厚七百餘里擁蔽其後西南巴蜀東接荆襄不惟輓輸之易而饒沃亦甲天下曹洪謂三嶽三塗皆不及非虛談也異時亦一都會之地

益門鎮在渭南二十里而風景氣候與關陝迥別秦漢界限天地自然之理也自此入連雲棧七百餘里惟鳳縣嶺雞頭關二處最險鳳嶺則迤邐而高雞關則陡峻而裊自入武關而南棧閣始相連屬

有甚孤危處真天下之險道也武關以北棧道才十一爾按宋大安軍圖經云橋閣共一萬九千二百一十八間護險偏欄共四萬七千一百三十四間本朝洪武間普定侯所修連雲棧橋凡四十五處共九百六十七間方正學發褒城過七盤嶺宿獨架橋閣詩一橋至一百四十二間今橋無數處有一橋才十餘間而行旅無阻想漸次開闢矣武夷山形勝佳絕品題者形容不能盡獨所謂釣臺者遠不及嚴灘之奇褒城雞頭關北五六里有山臨黑龍江雙峯孤峭大類子陵但自高下跌而嚴

陵則對列若柱云

山陰也水陽也陰氣凝結於西北至東南而漸微陽氣極盛於東南而融液浩蕩故崑崙在西北瀛海在東南文王後天之作用也高行人澄京師人與陳給事侃俱使琉球高還會於廣陵與余言海中風甚大與中國風不同湧浪有如山故後天巽位亦置東南巽風也

王摩詰詩云褒斜不容憶褒斜二谷名卽今棧道是也寶雞以南曰斜谷褒城出口曰褒谷漢鄭子真耕於褒中曰谷口

洋縣在漢中府東一百二十里居萬山中宋文與可守洋洲卽此地篔簹谷與園池舊跡東坡所爲題咏者尚可考尋按洋字書从水从羊本盛大之義故曰汪洋莊子曰望洋吾上海東臨巨海之上故亦曰上洋不知山中何取以名閩中凡山之險峻者亦曰某洋某洋云

洋縣之俗每歲遇春第四日居人遊江上遇葛藤纏繞處卽解之謂之解繳豈古袂襖之遺耶禪家謂人不能解脫者亦謂之葛藤云

金牛事載蜀記胡曾詠之前人多有辨其非者今沔

縣西百里金牛驛在焉西十里餘入所謂五丁峽
峽本天成斷非人力所能與實漢水之源至若險
陡陀隘處似有斧鑿如棧道者或五丁所為傳疑
可也入峽二十里東西相對兩巖上有石鐘石鼓
形像宛然民間有謠如地鈴者曰石鐘對石鼓金
銀有萬五若人識得破買了與元府賈胡過其下
疑有寶鑿之金鐘形有殘闕焉

寶雞南二十里為大散關和尚原在焉山自西來即
秦嶺一支不獨為秦蜀之界亦中國南北之界也
凡水在嶺南者南行通名曰江水在嶺北者北行

通名曰河朱子釋河亦曰北方流水之通名字書
江河本諧聲今屬之南北方言似兼會意矣

雲間陸深子淵著

不肖孤楫泣血校刻

知命錄終

儼山外集卷十





金臺紀聞上

審定甫
印作南

儼山外集卷七

瑞
擇青
葉東亦

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夫
聞見難矣多又難也多而能擇又難也能擇而
能從識之又難也此非聖人之神不足以與此
予忝登

朝為史官記載職也偶有所得輒漫書之蓋自
乙丑之夏訖于戊辰九月錄為二卷題曰金臺
紀聞藏之庶以便自考焉爾江東陸深書于靜

勝軒

弘治癸亥蘭谿章先生德懋起為南京國子祭酒一

見予遂蒙顧待嘗以事見輒慰諭之曰大凡爲禮
貴敬而和不必太促縮令人氣索孟子曰說大人
則藐之凡見一有爵位者須自量吾曾中所有苦
不在其人之下何爲畏之哉比爲庶吉士與座主
劉學士司直忠先生偶道此先生微哂曰此老失
言矣孟子所謂藐者是藐其勢位若如所云是藐
其人矣章公接引之至劉公析理之精前輩風度
如此

世所傳張僊像者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初花蕊夫
人入宋宮念其故主偶攜此圖遂懸於壁且祀之

謹一日太祖幸而見之致詰焉夫人跪答之曰此
吾蜀中張僊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非實有所謂
張僊也蜀人劉希召秋官向余如此說蘇老泉時
去孟蜀近不應不知其事也

李少卿子陽旻自南京來與余論綱目數事其論書
新莽云莽操溫之徒皆篡弒之賊於魏書太祖於
梁書太祖於新獨斥之莽者何實錄也何以謂之
實錄各因當時之文也新者國也莽者名也魏梁
之繼世皆有天下廟號偃然而莽死於亂兵之手
美惡無一定之謚將從何書書其國繫之名爾此

春秋據事直書之舊例也其言有理又謂莽大夫
楊雄死與晉徵士陶潛卒則爲贅筆春秋之法大
夫致仕卒而不書若曰借二人以爲漢晉起例則
孔子何以不得卒於春秋云

北人驗時以天明三星入地爲河凍之候正德丙寅
冬至在十一月廿八日都下寒最遲而河亦遲凍
是月望日與諸吉士早朝共試觀之黎明三星正
入地而河冰亦適合云

天妃宮江淮間濱海多有之其神爲女子三人俗傳
神姓林氏遂實以爲靈素三女太虛之中惟天爲

大地次之故製字者謂一大爲天二小爲示故天
稱皇地稱后海次於地者宜稱妃耳其數從三者
亦因一大二小之文蓋所祀者海神也元用海運
故其祀爲重司馬溫公則謂水陰類也其神當爲
女子此理或然或云宋宣和中遣使高麗挾閩商
以往中流遭風賴神以免使者路允迪上其事於
朝始有祀 丘濬碑

東白先生張吏侍廷祥云自余登朝而內閣待中官
之禮凡幾變 英廟天順間李文達公賢爲首相
司禮監巨璫以議事至者便服接見之事畢揖之

而退後彭文憲時繼之門者來報必衣冠見之與
之分列而坐閣老面西太監面東太監第一人位
對閣老第三人常虛其上二位後陳閣老文則送
之出閣後商閣老輅又送之下堦後萬閣老安又
送至內閣門矣今凡調 旨議事則掌司禮者間
出其餘或使少監并用事者傳命而已
牖口上以石鑿獸置兩傍狀似蜥蜴首下尾上其名
曰虬螭昔鴟鴞氏生三子長曰蒲牢好聲以飾鐘
今之鐘紐是也次曰鴟吻好望以飾屋今之吻頭
是也次曰虬螭好飲卽今牖口所置是也

郿縣河灘上有亂石隨手碎之中有石魚長可二三
寸天然鱗鬣或雙或隻不等云藏衣笥中能辟蠹
魚又平陽府侯馬驛澮河兩岸仄土上皆婦人手
跡或掌或拳儼然若印削去之其中復然又大同
山中有入骨在山之腰上下五六十丈皆石耳惟
中間一帶可四五尺皆髑髏脛節齷齪然關中之
山數處亦爾余聞之陝西舉人張守後以訪之士
大夫云果然造化變幻何所不有也

平江伯陳睿好飲涼酒京師童謠曰平江不飲熱酒
怕火腮弘治庚申北虜犯邊其大酋號火篩長偉

赤頰驍勇善戰兵勢頗張 孝廟遣平江禦之臨
軒掛印平江畏怯失措跌而失印 孝廟不樂後
竟以逗畱削爵家居未幾卒

正德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自翰林晚退吏適來報云
明早入 朝俱須早起但云出院長劉先生仁仲
之命叵測明早 奉天門駕退中使宣 旨府部
堂上官科道掌印官翰林院官皆待 命 闕下
未幾左順門開出一朱櫃中使六七人作傳宣狀
余等皆立內閣門外北望洶洶適勅房中舍過云
昨進呈通鑑纂要書札忤 旨今特布示時西涯

在告焦王二公皆請罪須臾中官復出手持若

詔旨於是衆皆扣頭謝而退即日科道官舉劾而
修書官自西涯以下皆待罪明日有 旨內閣三

公不問外自禮侍劉公機少卿費宏學士劉春侍

讀徐穆編修王瓚皆罰俸書寫則光祿卿周文通

等皆罰俸中書沈世隆吳瑤等二十餘人悉放爲

民外議藉藉以爲是舉也意不出於 主上當有

主之者是時劉瑾正擅威福力行之時蔣諭德冕先期數日聞

內艱衆皆惜其不與進書之列故事書成奏 御

必有 恩賚或遷官加俸至是蔣公獨得免塞翁

之喻豈不誠然

蚯蚓糞能治蜂螫余少時摘黃柑為遊蜂所毒急以井泉調蚯蚓糞塗之其痛立止聞之昔人納涼簷際見石蜂為蜘蛛所罾蛛出取蜂受螫而墮少甦爬沙墻角以後足抵蚯蚓糞掩其傷須臾健行卒啖其蜂於網信乎物亦有知也沈存中筆談亦記一事與此相類但謂以芋梗耳姑試之

偷桃事有兩一說王母獻桃於武帝東方朔從旁竊視之王母指之曰此兒已三度偷吾桃矣一說武帝時東方之國貢小人至使朔辨之朔曰王母種

桃三千歲一結子此兒已三度偷桃矣未知孰是
正德二年八月十四日加 恩諸元老內閣則西涯

李公時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加俸一級守靜焦公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升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吏書如故守谿王公以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升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戶書如故冢宰許公進司馬劉公宇俱太子少保宗伯李公傑司寇屠公勳司徒顧公佐司空李公鏐皆賜玉帶余嘗聞前輩云 本朝文班玉帶不過五

條余初登朝所見亦止五條爲內閣劉少師健
李東陽謝遷二太保冢宰馬少師文升司寇閔太
保珪皆官至一品云 今上登極明年五月馬少
師致仕時守靜焦公以吏侍進吏書不久遂賜玉
十月劉謝二公致仕焦公以吏書入閣文班才三
條旣而守谿公被賜曾司空以進呈 奉天殿龍
毯被賜復如五條之數數日曾公卒閱兩月閔公
致仕自是六卿無腰玉者又三月許冢宰劉司馬
同日被賜復如五條之數時四明屠公瀟以太子
太傅吏書起復兼都察院左都御史適過其數今

至十玉盛矣哉景泰初九列皆加太子少保而鹽
山王公翺泰和王公直並爲吏書時有滿朝皆少
保一部兩尚書之語弘治末學士最多而謝閣老
木齋鴻臚寺卿賈斌太常寺卿崔志端俱帶禮書
時有翰林十學士禮部四尚書之語今可謂六卿
皆玉帶吏部四尚書矣內閣李焦二公與左都御
史屠公俱吏書但二王公並蒞天官而今則帶銜
云

史記司馬相如傳贊云楊雄所謂曲終而奏雅云云
雄後遷不應預引余常疑此傳非遷之舊不然此

一贊必是班書竄入耳遷史甚多無謂若武帝本紀與封禪書不差一字亦豈應然且非紀體疑別自有武帝紀而不傳或以其爲謗書故耶

金臺紀聞上

儼山外集卷十一

金臺紀聞下

儼山外集卷十二

公穀文法悉著何字嘗與汪檢討器之論及必當時口相講授作答問語而其徒錄之者也故其間文有極拙者非必如左氏操觚爲之近見元儒郝文忠經伯常三傳折衷序亦云公穀二氏口授其義而爲之傳故其文約其辭切其辨精反復曲折使聖人微婉之旨可推而見云乃知古人先有以此求之者文忠又有與友人論文法書亦前人所未道者其書曰古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後辭由理出文自辭生法以文著相因而成也非先求法而作

之也後世之爲文也則不然先求法度然後措辭以求理若握杼軸求人之絲枲而織之經營比次絡繹接續以求端緒未措一辭鈐制天閔惟恐其不工而無法故後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前以理從辭以辭從文以文從法資於人而無我是以愈工而愈不工愈有法而愈無法祇爲近世之文弗逮乎古矣

友人王瑄字瑩中江浦人與定山莊孔易同里嘗往來定山之門爲余談白沙陳公甫來訪定山定山拏舟送之有維揚一士人同汎數十里士人素滑

稽是日極肆談鋒盡衽席褻昵之事人不堪聞故以是爲二老困定山怒不能忍幾至勵聲色迨明日餘恨猶未已白沙則當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其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之

孝廟人才之盛好事者取其父子同 朝作對聯云
一雙探花父兩箇狀元兒時張宗伯昇己丑狀元
子恩王禮侍華辛丑狀元子守仁俱爲兵部主事
戶部郎中劉鳳儀則己未探花龍之父兵部員外
李瓚則壬戌探花廷相之父也一時橋梓前此未
之有也

金華戴元禮 國初名醫嘗被 召至南京見一醫
家迎求溢戶酌應不閒元禮意必深於術者注目
焉按方發劑皆無他異退而恠之日往觀焉偶一
人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時下錫一塊麾
之去元禮始大異之念無以錫入煎劑法特叩之
答曰是古方爾元禮求得其書乃錫字耳元禮急
爲正之嗚呼不辨錫錫而醫者世胡可以弗謹哉
楊文貞公云東坡之竹妙而不真息齋之竹真而不
妙

嘗聞西域人算日月食者謂日月與地同大若地體

正掩日輪上則月爲之食傳注家謂月蝕爲暗虛
所射者余未敢信以爲然

袁凱字景文別號海叟有海叟集行于世 國初詩

人之冠冕吾鄉人仕爲御史 太祖高皇帝嘗欲

戮一人 皇太子懇釋之召凱問曰朕欲刑之而

東宮欲釋之孰是凱對曰 陛下刑之者法之正

東朝釋之者心之慈 太祖怒以爲凱持兩端下

之獄凱下獄三日不食 太祖遣人勸之食已而

宥之每臨朝見凱嘗曰是持兩端者凱一日趨

朝過金水橋詭得風疾仆不起 太祖曰風疾當

不仁命以木鑽鑽之凱忍死不爲動以爲蹋茸不
才放歸田里凱歸以鐵索鎖項自毀形骸 太祖
每念之曰東海走却大鰻鯉何處尋得遣使卽其
家起爲本郡儒學教授鄉飲爲大賓凱瞠目熟視
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使者復 命以爲凱誠風矣
遂置之聞之都主事玄敬穆余少聞故老談景文
旣以疾歸使家人以炒麪攪沙糖從竹筒出之狀
類豬犬下潛布於籬根水涯景文匍匐往取食之
太祖使人覘知以爲食不潔矣豈所謂自免於
禍者耶

國初高啓季迪侍郎與袁海叟皆以詩名而雲間與
姑蘇近殊不聞其還往唱酬若不相識然何也玄
敬嘗道季迪有贈景文詩曰新清還似我雄健不
如他今其集不載是詩玄敬得之史鑑明古史得
之朱應祥岐鳳岐鳳吾松人以詩自豪於一時爲
序在野集者其事雖無考然兩言者蓋實錄云

周元素太倉人善畫 太祖一日命畫天下江山圖
於便殿壁元素頓首曰臣粗能繪事天下江山非
臣所諳 陛下東征西伐孰知險易請 陛下規
模大勢臣從中潤色之 太祖卽援毫左右揮灑

畢顧元素成之元素從殿下頓首賀曰 陛下江山已定臣無所措手矣 太祖笑而頷之

後唐明宗長興三年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其議出於馮道此刻書之始也石林葉少蘊以爲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道爲之爾柳玘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石林時印書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遍天下然則建本之

濫惡蓋自宋已然矣今杭絕無刻 國初蜀尚有板差勝建刻今建益下去永樂宣德間又不逮矣唯近日蘇州工匠稍追古作可觀

古書多重手抄東坡於李氏山房記之甚辨比見石林一說云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

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謬世既一以板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其說殆可與坡並傳近時毘陵人用銅鉛爲活字視板印尤巧便而布置間訛謬尤易夫印已不如錄猶有一定之義移易分合又何取焉茲雖小故可以觀變矣

勝國時郡縣俱有學田其所入謂之學糧以供師生廩餼餘則刻書以足一方之用工大者則糾數處爲之以互易成帙故讎校刻畫頗有精者初非圖鬻也 國朝下江南郡縣悉收上國學今南監十

七史諸書地里歲月勘校工役並存可識也今學旣無田不復刻書而有司間或刻之然以充餽贐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善乎胡致堂之論明宗曰命國子監以木本印書所以一立義去舛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放之可也鬻之不可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放之曰以監本爲正俾郡邑皆得爲焉何患於不給國家浮費不可勝計而獨靳於此哉此馮道趙鳳之失也

廷宴餘物懷歸起於唐宣宗時宴百官罷拜舞遺下

果物恠問咸曰歸獻父母及遺小兒上勅太官今
後大宴文武官給食兩分與父母別給果子與男
女所食餘者聽以帕子懷歸今此制尚存然有以
懷歸不盡而獲罪者

魯司業鐸振之欲乞終養還戊辰四月中卽謀之夜
夢幘頭騎青羊乃去占者以爲當乙未日得請是
時六月廿九日得乙未振之屈指以爲是其期也
時禁方嚴因循遂過其期後乙未乃八月三十日
以爲不至是八月六日已得 旨矣俄爲吏部覆
寢衆以前夢不驗振之遂再請 旨從中許之明

日謝 恩適當八月之乙未振之公服入直房待
漏衆共異之

本朝輿地前古無比猗與盛哉然有可疑者二事堯
舜時以冀州爲皇畿四方皆二千五百里今冀州
之北能幾何耶三吳在古不入職方其民皆斷髮
文身以與蛟龍雜處若空其地然爲最下也今財
賦日繁而古之遺跡不異其水不爲害者天幸爾
萬一涿水不知何以處之區區開築難以言善

金臺紀聞
下
儼山外集卷十二

金臺紀聞下終

儼山外集卷十二

